

60年前的1月18日，震惊世界的解放一江山岛登陆战，在张爱萍将军的指挥下，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的升起，部队从宁波出发，向着大海挺进，开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在浙东沿海发起的大陈列岛战役！在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里，全歼一江山岛守敌1086人，其中击毙519人，生擒了驻岛最高长官。它的胜利，开创了我三军联合作战的先河，成为我军联合作战的典范，被毛泽东主席赞誉：“一江山岛登陆战，打得很好！我军首次三军联合作战是成功的。”它昭示了此后整个浙江全境的解放，划定了台海双方对峙的格局，保持了半个世纪来台海之间的和平。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与宁波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它的指挥机关即中央军委浙东前线指挥部（简称浙东前指）就设在宁波。

60年过去了，这个被岁月淹没了半个多世纪的红色遗址到底在宁波的什么地方？

1954年，中央军委为了发起以强攻一江山岛为突破口的大陈列岛战役，进而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战略思想，经过几番谨慎的考虑，于同年8月正式批准在宁波成立中央军委浙东前线指挥部，并任命总参副总长、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为中央军委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由于当时处于绝对保密的状态下，除极少数人外，大多数的宁波

人并不知道一场将在国内外产生震撼的战争，它的首脑指挥中心——中央军委浙东前线指挥部就设在宁波。直到整个战斗结束了，宁波人载歌载舞庆祝胜利的时候，才知道运筹帷幄的指挥部在宁波的“西草马路一侧”。

然而，60年来人们对指挥部的地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在草马路，又有的说在三江口外滩天主教堂，个别的说在其他教堂。连目前尚在使用的台州市一江山岛纪念馆展出的照片也用了外滩的天主教堂。

那么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而又神圣的指挥部在哪里呢？

为了考证这座教堂是否就是当年中央军委浙东前线指挥部，我们首先走访了市民宗原副局长范福昌，他告诉我们，现外滩天主教堂是他从一江山岛纪念馆得知的。我们马上想到与台州一江山岛纪念馆的同志联系，他们很快给我们传来两张天主教堂照片，果然是外滩天主教堂，照片下方还写着“浙东前指的办公地点（宁波外滩天主教堂）”字样。

为了进一步取证，我们又多次访问了当年曾在这里战斗过的黄胜天、王彦、卢辉、袁中仁等老前辈，首先是王彦和袁中仁同志（前线指挥部作战参谋）还专门写了书面说明。袁中仁同志在《华东军区浙东前指在宁波等地的主要活动情况》中说：“1954年8月31

日上午，张爱萍司令员率‘前指’参谋人员进驻宁波天主教堂。正式展开了大陈列岛战役等一系列战前准备工作。进驻前，宁波市公安局接管了这一教堂，进行了彻底清理。我依稀记得：教堂座东朝西，大厅不大，没有座椅，两侧的房间安置了海军、空军指挥所和前指通

们引到一座三层楼旁，指着这座楼，告诉我们，这里就是当年张爱萍将军战斗过的地方，是浙东前线指挥部旧址。

但是王彦同志不同意这一看法，他坚持“草马路一侧天主教堂”，党史研究室也有人对外滩天主教堂持有质疑。我们决定作进一步寻找。

【一种怀念】

寻找“浙东前指”

黄港洲

信枢纽部。南侧楼上的房间为前指首长办公室和作战室、会议室。最东头一间就是张爱萍的办公室兼卧室。我们的宿舍就在教堂附近的一幢民房内。大门外警卫森严，还拉了很多电话线，这里成了军事禁区。”

随后，我们电话访问了市天主教爱国会，他们告诉我去找江北天主教堂主教胡贤德先生。我们在现中马路2号即外滩天主教堂见到胡主教，胡主教把我

同志多次通了电话，他们认为，“草马路一侧天主教堂”是后来（1954年10月25日）前线指挥部下面的海、空军指挥所所在地，即速成中学。调查证实，当年“前指”是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54年8月先在天主教堂，第二阶段是10月搬到速成中学。应该说“草马路一侧天主教堂”即速成中学，也是当年浙东前线指挥部的一个旧址。

两个阶段，两个地方，大家意见不统一，到底哪一处是浙东前线指挥部？必须找出关键性证据才能有说服力。我们到档案馆、市公安局，还通过宁波市军分区，甚至还通过南京军区和军委的一些同志帮我们了解，都没有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据。最后我们只好向张爱萍夫人李又兰征询有无张爱萍将军当年拍的照片，这比较有说服力。然而，平时热爱摄影的张将军竟因为当时战事繁忙，没有留下历史的记录。

怎么办？宁波中马路2号天主教堂到底是不是“前指”旧址？我们查阅了这座教堂的历史，它是一座百年老教堂。1950年开始，人民政府接管，一度被我公安部队借用。1963年停止宗教活动。它靠近江边，多数老同志都认为“前指”不在江边，而且前面有个大水池和大院子，不符合当年情景，只是一度被我公安部队借用，所以被人们误解了。那么草马路有没有教堂？这是问题的关键。东海舰队航空兵机关驻地在

【人在旅途】

澳门的另一面

木水

山顶的寺庙还要小好几倍的妈祖阁，真是传说中的世界文化遗产么？

走访澳门基金会时，工作人员一口气介绍了澳门的多个中国“第一”：第一座现代化灯塔，第一座西式剧院（岗顶剧院），第一所西式大学（圣保禄学院），第一所西式医院（白马行医院），中英第一部字典……这么多的第一？脑子一时反应不过来。

我们一行人走进港务局大楼时，里面还有人在办公，有保安在执勤——尽管是世界文化遗产，但这栋楼至今依然在使用中，游客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参观。同样，澳门民政总署大楼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也在正常使用中，我们去时，一楼的展厅里有一个由山西省博物馆举办的《正经补史——西周霸国文物特展》。次日下午在澳门艺术博物馆看到的则是内地罕见的故宫珍藏文物展《朱艳增华——故宫珍藏清乾隆漆器精品展》。如此高规格的珍品展览，令人艳羡。

走在“澳门历史城区”，蜿蜒的山坡小路十分精致，两旁的西式建筑擦肩而过，仿佛置身一个宁静的欧陆古典小镇；没有导游介绍，以我拙眼，根本无法认出哪些是土生葡萄牙人的住所，哪座教堂是澳门三大教堂的其中一个，哪栋房子又是当地首富的山间别墅。据说，整个澳门密密麻麻地散落着100多个古建筑文物景点，就像一座活生生的东西方文化多元并存的博物馆。这个历史城区保存了澳门400多年中西交流与碰撞的文化，是中国现存年代最远、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集中，以西式建筑为主、中西式建筑相互辉映的历史城区。也难怪，2005年的第2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澳门历史城区获得21个成员国全体一致通过，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多元文化交汇之地的澳门，得到了足够的认可。

平心而论，那些几百年的房子在内地并不少见。但正如冯骥才老先生大声疾呼的那样，在工业化、城市化一日千里的大潮中，很多丰富生动的文化遗产正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灰飞烟灭，而当下，“城市的文化悲剧可能正在向农村转移。”看了澳门的文化遗产，这位文化名人的警示在耳边回响：澳门和内地的文化建设，两相对照，内心多了一份沉重。

看来，澳门的多元，是需要人们细细欣赏的。打破“赌城”的刻板印象，澳门的另一面才会呈现。

前几年，听说一位昔日的学长在澳门大学读博士，心里有些不以为然：一个众人人口中的“赌城”，能有好的大学么？

近日因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造访澳门，所见所闻令人叹为观止，这才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了：原来澳门还有不为内地人熟悉的另一面，所谓的“赌城”澳门不过如心理学家所说，是种流传已久的“刻板印象”罢了。

澳门的街道十分拥挤，很多路段的人行道两人难以并行，大多数公路都是单行道，导游介绍说，澳门寸土寸金，因为一平方公里住着2万多人，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

澳门的房子普遍很老，无论高度、格局、气势，都无法和内地相比。然而当我听说，“澳门历史城区”在2005年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时，倒是吃了一惊。走在妈祖阁门前，我心中闪过一丝疑问：这比招宝

当我沿着河岸一拐弯瞅见它的时候，我兴冲冲的情绪有点失望和失落。只见宽宽的河面上横着一道用石块垒成的坝，高度还很低，仅仅是能够把两面的水隔开而已，它太普通了，没有任何可以让我觉得震撼和奇特之处。而且，这里还异常的冷清，没有行人，也没有游客，只有两条狗在石坝上懒散地游荡。这就是与郑国渠、灵渠、都江堰合称为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的它山堰？我觉得，它似乎与这顶桂冠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嫌疑。

缓缓地踱上石坝，只见坝的两面是不同的世界。一面水高，碧波荡漾，一面水枯，裸露着鹅卵石和布满青苔的河床。在坝上转了一圈，我突然明白了，就是脚下这条不起眼的石坝，它起到了下挡咸潮，上蓄淡水的功效。千百年来，它阻咸引淡，为鄞西数千顷农田提

供了灌溉之利，也为宁波城提供了丰富的水源。据资料介绍，在筑此堰前，海潮可沿奉化江一直上涌到平水堰。由于海水倒灌导致耕田咸化，生活用水困难。据《四明山它山水利备览》记载：当时鄞西经常是“田不可稼，人渴与饮”的景象。如何化解这一大自然带来的水患，可以说一直是压在鄞西百姓心中的块垒。唐太和7年（公元833年），终于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他就是鄞县县令元晔。

其实，在元晔任县令前一年，他的头顶上司宁波刺史于季友，在鄞县西南40里（今洞桥）也曾建过一堰，名曰仲夏堰。此堰史传曾“灌田数千顷”，但由于选址不当，分流不够，设计不精。堰建成一年，其弊凸现，蓄水不足，观潮倒灌，沙土堆积，未及周岁，它已经无法胜任挡咸蓄淡的重任了。王

元晔上任后，心悬黎民，决心要改变水患。当了解了这些资料后，站在这由35块水跳石，36级消能石阶，105块搭水石板，152块过水条石，神秘的堰体倾斜线，机巧的堰身中空木石构建筑

【思想散墨】

泽被千秋它山堰

万之

薄的石坝上，我为自己刚才的无知和浅薄感到了愧疚。以直觉定论伊始，以旁观观感否事物，人总是会囿于如此的怪圈。

采摘野菊花。野菊花长在碎石和荆棘丛中，稍不小心，就会划破衣裤，扎破手。母亲忙着采花，我举着花枝，在山坡上扑蝴蝶。母亲笑着，叮嘱我不要滚下坡去，手里加紧了动作。野菊花看上去成坡成

【生活杂记】

装满爱的菊枕

章桂云

片，可走到近前，往往是这里一簇，那里一窝，母亲要小心地拨开荆棘，试探着脚下站稳了，才能将手边的野菊花一朵一朵摘进篮子里。野菊花采回家，母亲将它们倒进一个大竹筛子里，捡去里面的花枝和杂叶，放在院子里晒干，然后装进一个布

这里两岸青山对峙，鄞江在此一个急拐。当年元晔到处踏勘，不耻下问，历尽跋山涉水之险，当这“两山夹流，铃锁两岸”的绝佳地势展现在他眼前时，他知道，他为之倾心谋划，为之

万之

呕心沥血的建堰计划终于可以大功告成了。可以想像，当时王县令站在河岸边，一定是欣喜若狂又百感交集的。它山堰建成了。流经堰上的水，早时七分

入河，三分入江；涝时七分入江，三分入河。鄞县七乡农人用此水灌溉，明州城内的月湖、日湖因此也“为有源头活水来”。元晔万万想不到，就是他的这一壮举，给后人留下了泽被千年的福祉。1967年宁波大旱，海水倒灌奉化江、鄞江，正是它山堰将咸潮挡在了堰外。2009年莫拉克台风来袭，四明山洪峰漫过它山堰顶2米，最后洪水还是从它山堰顺利排出，保住了鄞西的农田。也许，他根本就没想到这么多，他想的只是如何拯救百姓于水患之中，为官一任造福地方这是他应尽的责任。

我步入丁堰旁的它山庙，庙堂正中是元晔的坐像。据说这是黎民百姓为了纪念他的功德而为他建的生祠。庙里还供奉着十位民工塑像。他们或持锄，或持锤，或持斧，被称作“十兄弟”。其间有一段美丽又感人的传说。

怎么？宁波中马路2号天主教堂到底是不是“前指”旧址？我们查阅了这座教堂的历史，它是一座百年老教堂。1950年开始，人民政府接管，一度被我公安部队借用。1963年停止宗教活动。它靠近江边，多数老同志都认为“前指”不在江边，而且前面有个大水池和大院子，不符合当年情景，只是一度被我公安部队借用，所以被人们误解了。那么草马路有没有教堂？这是问题的关键。东海舰队航空兵机关驻地在

草马路一侧，于是我们找到了东航的一些老同志张书增政委、许培坤所长，他们说，俱乐部前面过去就有教堂！这太重要了，而且它的前面就有大的蓄水池，现已填平，院子也较大，符合老同志志的情景。后来我们又通过电话，咨询了原前指参谋，87岁的宁波人庄杰同志和原前指气象人员刘燕影、林烈夫妇，他们都认为草马路一侧是对的。仅凭他们的回忆，还不能说明问题，必须要有当时的房屋记载，于是，找到当时的房屋登记是重要的。在宁波市房管局的帮助下，我们终于找到当年房屋记录和房屋平面图。原来它位于东海舰队航空兵西大院内，草马路的南侧，人和巷的北面，东临人民路，西靠货运铁路（永丰桥下东鹰招待所），目前该地1994年经宁波市人民政府协调，已于1995年《关于贯彻市长专题会议纪要》的方式，以经济补偿的办法完成土地征用，建成了东航警卫营大楼。目前大院内两侧樟树挺拔，枝繁叶茂，水池已被填平，绿草如茵，宛若公园。至此，一座被岁月尘封了半个世纪的革命胜迹终于露出“水面”。

为了纪念一江山岛解放60周年，缅怀革命前辈的英勇事迹，我们费尽周折，默默寻找当年的战斗遗迹，目的是想让人们永远记住在宁波曾经有一段这样辉煌的革命历史，有一处值得宁波人骄傲且令人追念的红色旧址。

其实都是一些平凡而晴朗的日子

其实都是一些用水写在天空的日子

当执着的鸟雀啄破苍穹

当雪的影子覆盖了大地

整个江南都浸淫在意念之中

它散发出悠久的思念

如果你还记得那个夜晚

你一定要点亮那盏我为你点亮的灯

记住我写给你的诗句——

送你一片静谧的雪色

给你一个温暖的冬季

往昔的记忆开始放大

无边的苍茫，仿佛闪耀在睫毛上的彩虹

在一片晶莹的世界里

在一片辽阔的天空里

它们吹奏出风的韵律，雨的怀想

其实都是一些平凡而晴朗的日子

其实都是一些用水写在天空的日子

当执着的鸟雀啄破苍穹

当雪的影子覆盖了大地

整个江南都浸淫在意念之中

它散发出悠久的思念

如果你还记得那个夜晚

你一定要点亮那盏我为你点亮的灯

记住我写给你的诗句——

送你一片静谧的雪色

给你一个温暖的冬季

戴上老花眼镜，一针一线，仔仔细细地缝进枕芯里……我将菊枕紧紧地抱在胸前，心潮湿着，拨通了母亲的电话。母亲欣喜的声音穿透时空而来，母亲说，她知道我经常熬夜写文章，太晚了就睡不着觉，她说她知道野菊花有安神、止痛、醒脑的作用，用野菊花做枕，可以治疗我的失眠症。于是，她每天走很远的路，只为上山采摘一点野菊花。几天后，她终于采到了足够装枕头用的野菊花，在阳台上晒干晾晒，缝了这只菊花枕。母亲笑着说，野菊花好香啊，不信你闻闻，还有太阳的味道呢。我的眼睛湿润了，我说，妈，是的，真香！我闻到了“太阳”的味道！

晚上，我早早地躺在床上，枕卧着一囊菊花，缕缕淡雅的菊香从脑后袭来，令人心旷神怡。那一夜，我又梦到了小时候，牵着母亲的手，在开满野菊花的山坡上追蝴蝶，累了，就静静地躺在母亲的怀里，伴着菊香安然入睡。浸染了母爱的菊枕，让我的睡梦无比甜美。

我的眼睛湿润了，我说，妈，是的，真香！我闻到了“太阳”的味道！

晚上，我早早地躺在床上，枕卧着一囊菊花，缕缕淡雅的菊香从脑后袭来，令人心旷神怡。那一夜，我又梦到了小时候，牵着母亲的手，在开满野菊花的山坡上追蝴蝶，累了，就静静地躺在母亲的怀里，伴着菊香安然入睡。浸染了母爱的菊枕，让我的睡梦无比甜美。

我的眼睛湿润了，我说，妈，是的，真香！我闻到了“太阳”的味道！

晚上，我早早地躺在床上，枕卧着一囊菊花，缕缕淡雅的菊香从脑后袭来，令人心旷神怡。那一夜，我又梦到了小时候，牵着母亲的手，在开满野菊花的山坡上追蝴蝶，累了，就静静地躺在母亲的怀里，伴着菊香安然入睡。浸染了母爱的菊枕，让我的睡梦无比甜美。

我的眼睛湿润了，我说，妈，是的，真香！我闻到了“太阳”的味道！

说是在建堰时，要在几十米宽的江面上打桩基，但打了三天三夜，都因水底沙石松动，几十根木桩都被水冲走。这时有个老者说：人血是无价之宝，用人的热血可把桩基凝固在江底，但这需要十个人献身。为拯救方圆百里的千万百姓，当时就有数十位后生站出来，最后从报名的后生中选出了十位。他们的姓氏正好是《百家姓》的前十个。传说是否属实，我无从考究。但建造它山堰，其间需要几十万的人工，百姓们为了获得安定幸福的生活，不计报酬，勇于献身的可歌可泣的事例，肯定不在少数。“十兄弟”的传说就是对这种精神的高度概括和颂扬。

步出它山庙，我又深情地注视着横卧在河面上的石坝，它古老、沧桑、肃默，但却那么壮观；它普通、沉静、肃穆，但却那么坚毅。